

鍾靈著

約會

學苑書局 42 台灣大學書局印行



學生書局印行

學生書苑 42

鍾靈著

約會

約 會

約 會

全一冊

著 者：鍾

靈

出 版 者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

本 書 局 登 記 證 字 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號

發 行 人：馮

愛

羣

發 行 所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
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
電話：三二一〇九七・三四一三四六七

定價：精裝
平裝

069
元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約 會

目 錄

約會·····	一
關鍵·····	二
快活的人·····	二六
朱紫表妹·····	三八

櫃裡櫃外	五一
重圓	六六
渡	八七
悟	一〇八
婚	一二〇
苦樂	一五一
祝茵小姐	一六六
票房裡	一八二
老教員	一九三
建華筆莊	二一二
白天的房客	二三六

約 會

她實在不想赴約。

媽媽在樓下高聲叫：「安安，都快五點了，你還不快些？」
她沒響。

這些個約會，一樣的乏味！千篇一律；請吃飯，請看電影……逸不出這些範圍，還

有男人貪婪的面孔，看到就噁心，她真不想赴約了。

可是，媽媽的興趣一直濃厚。媽媽不但喜歡她有男朋友，而且高興她有上打的男朋友。媽媽當年就有許多人追求，到最後才挑上爸爸，這是媽媽至今還樂道的事。在媽媽的幾個兒女中，媽媽總說：「安安最漂亮」。現在，她正對着鏡子，想看看究竟漂亮在那裏？

梳粧台上還放着昨天沒吃完的巧克力，她剝了一粒，塞進嘴裏。吃東西的樣子總是不好看，她想起她常在一些男人面前吃東西，竟沒有嚇退他們，可見男人真不容易瞭解。重新拿濕毛巾擦擦嘴，她看看錶，五點了，要去倒真得快些了。張文亞，名字倒很文雅的，人見過一次，實在無法相信自己將來會愛上他。既然她都可以推斷其結果了，還多事做什麼？

可是——

媽媽又在喊了！

「我快好了，媽。」她不能不回答一聲，否則媽媽真會跑上樓來「督」她。

有過兩次，就靠媽媽親自監督才把她督上陣的。她譏笑自己像個初學演戲的演員，

一切都要導演調配。對於如何和約會的男人應接，媽媽告訴她不少經驗之談，奇怪自己從未爲此驚惶過，所感覺的只是厭惡、膩味。

她實在不喜歡這樣，和一個男人正式式的約會。從前在高中讀書，幾個同學聚集一塊玩，出去看電影，看賽球，有時四五個人之中只有她一個女的，餘下全是男同學，她一點也不感到不習慣。現在她就討厭和男的在一塊，她討厭那一種慫慂味兒。

剛走下樓，媽媽就迎過來。

「安安，怎麼手提包又沒帶？」

「我沒帶什麼東西哩，媽。」她笑着說：「手絹，零錢，都可以放在衣服袋子裏。」

「今天你穿洋裝，上身有兩個袋子，要是穿旗袍呢？」

「所以我就不喜歡穿旗袍。」

「除了旗袍，也有許多件衣服沒有袋子的，你都不帶手提包？」媽媽一點不放鬆。她笑了，心想媽媽真會管她，還沒說什麼，媽媽已跑上樓去，把她僅有的一個黑色手提包拿下來。

「帶着，安安，別跟媽媽嘔氣。」媽媽怪正經地說。「這個手提包已經有點舊了，過

兩天再去買一個，你喜不喜歡白色的？」

「有一個就可以了，它並不舊。」

「不，最少還得買一個。要是不喜歡白色的，有一種銀色方形的也很好看。」

她不再說話，但仍讓嘴角保持着微笑，接了手提包，把衣袋裏的東西全換個地方裝。手裏多一件東西，不是多一個累贅？她心想不知道是那個聰明人替女人設計了這個包包兒？不僅此也，除了手提包，不是還有太陽傘？折疊起來像玩具似的！

越想越覺好笑。帶着笑容，她一直到了那個約會的地點。

張文亞早就在那兒等了。

「徐，徐小姐，您……您好！」

年輕的男人還很嫩，約會女朋友該還有點不自量力，沒說話就開始臉紅。

安安深感有趣地盯着他。

「徐，徐小姐，請坐。」

幸好躲在櫃台裏的年輕無精打彩的女孩子走過來了。

「要什麼？」

「徐小姐，」張文亞仍然彎着腰，繼續唯惶唯恐：「您喝什麼？」

「我要一杯芒果汁好了。」

「先來候駕的男人掏手巾擦汗的樣子，安安心中老想發笑，幾次別過頭遮掩着。她忽然覺得有點同情人家了。何苦要這樣認識一個女孩子呢？這透着多麼滑稽，多麼不自然。」

「張先生在唸大學是嗎？」安安不得不先想話說。

「不，畢業了。」張文亞現在說話比較俐落些了：「現在我在一家銀行當行員。」

「對了，好像你上次對我說過，我忘了。」安安低一低頭，用嘴拉上吸管，吸着甜甜的果汁。

坐在對面的人，受了感染似的，也吸了一口杯子裏的冷飲。

呼呼的冷氣機聲，除此之外，咖啡店裏暫時聽不到別的聲音。

不明白什麼道理，這個時候生意如此清淡，除了安安和張文亞兩個客人，只見在靠後頭的一角落裏，並排依偎着一對情侶，他們即使在談心，也沒有人會聽見。

張文亞的視線時而會觸到那一個角落，當安安注意到他的視線點時，她站起來了，說：

「對不起，我要趕回家。」

「徐，徐小姐。」年輕的男人急了，跟着站起：「妳剛來就走……那麼，我們就去吃飯，妳吃完飯再回去。」

「謝謝，不要了。」

安安不願意再和他囉嗦，再囉嗦就擺脫不了，迅速拿了放在桌上的手提包，快步走出來。

到張文亞付了賬追出店外時，安安已跳上一部計程汽車了，伸出手，她向他招了招。安安並沒有回家，今晚有的是好電影，她準備趕兩場。看看錶，似乎連到一家小吃店吃碗麵的時間都沒有了，於是她走進第一家電影院去之前，買了兩塊麵包進場。

很舒適的享受！很愜意的欣賞！十點多鐘，安安帶着一些倦意回家，媽媽馬上迎出來道：

「今晚玩得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安安臉上湧着笑容。

「看電影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電影好看嗎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他送你回來？」

「這……」安安不想扯謊：「沒有。」

「怎麼沒送你回家？」媽媽對這一點表示嚴重，兩眼瞪得大大的。

安安唯恐露出馬脚，不再答話，趕快上樓。她還怕媽媽會跟上來窮究。脫了衣服，立即鑽進浴室去了，心想：如果媽媽跟上樓，她就準備起碼花一個小時洗個最長的澡。

媽媽沒跟上來，安安聽見樓下這時添了爸爸講話的聲音。爸爸是出名的大嗓子，即使隔着樓上樓下，他說的話十句有九句聽得見。她馬上聽清楚父母二人談的什麼了，媽媽一定很得意，因之爸爸幾次問媽媽：

「這小子人品怎麼樣？幾時你就找他來見見我。」

安安一邊洗澡，一邊心內暗笑。她想索性就聽他們鬧去，看看會鬧成什麼一種結果。媽媽最後還是上樓的，但此時安安已可以從從容容裝睡了。閉着眼睛，她猜得出媽

媽以怎樣的一副心情爲她拉拉毯子，牽牽帳子。

張文亞，一個近於笨拙的老實人。不知怎的，安安此時腦裏仍印着白天在咖啡店時的零碎影子，那都是很逗笑的。安安笑了。笑一持續，就笑出了聲。

「安安，你還沒睡？」

沒料到媽媽雖已離開她的臥房，却沒有下樓。安安一驚，即使馬上嚟聲不響，也已來不及了，媽媽隨即又推門進來。

「你笑什麼，安安？」媽媽一屁股坐在床沿。

「沒有呀。」安安想把毯子拉高，但毯的一角却被媽媽坐着，拉不上來。

「告訴媽！」媽媽把臉對正她的臉，床頭電燈雖不大亮，但那光度仍使她有無法逃避之感。「妳對張文亞印象還好吧？」

她微微笑着不答。

媽媽笑了：「媽知道。在這些人當中，張文亞可以數上第一的。」

「哼！」她覺得不能不自真誠地表示一些心意了。

「當然，媽是說比較。張文亞當然還不夠數上第一的，媽只是說在這些人當中。也

許以後你會遇着更好的。男的總是越多，越好讓我們挑，你說是嗎？不過，也許過些時你還是遇不上更好的——比張文亞更好的，那麼張文亞就可以列爲、列爲候選者了，你說是嗎？」

「啊呀，媽，我不要聽這個，我還小……」她掩起耳朵。

「好好好，媽現在不講。」媽媽仍然極其高興地笑着。「時候晚了，媽讓你睡，明天再講，明天再講。」

媽媽在安安額上吻了吻，滿臉輕鬆地退出房門。媽媽是真心愛她的，安安知道，可是，她想不通媽媽爲什麼也要像天下大多數的母親一樣，這麼急！

媽媽其實不用急的。她還只有這麼一些年紀，媽媽真的願意她早早離開自己的家？可是，也許天下的母親都這樣，即使捨不得女兒離家，還是要女兒早早決定好另一個可投靠的地方。

心裏多些事，安安睡不着了，枕邊有的是小說，她隨便拿了一本，翻着。

但是，她讀不下去，看了半天，視線一直停留於一兩行。腦裏時而仍會湧起那笨拙老實的人影，很容易紅起來的臉，帶點結巴的話語……。

怎麼這一次有點不一樣？老是揮不掉？安安開始對自己添了憂慮了，她想着如果同一人還會對她有另一次邀約，她會不會再應邀赴約？

樓梯一陣響聲，媽媽快速的脚步，連帶着她的叫聲一起衝進房裏來：

「安安！安安！」

「媽，您怎麼啦？」安安丟下書本，有點驚惶地半坐起身子。

「你這孩子，今天晚上沒有跟張文亞在一道是嗎？」

「誰說的？」安安呆了。

「你幾時學會了說謊？」媽媽顯然有點生氣。「剛剛你大弟回來，他說在遠東看見妳一個人買票進場！」

「這……」安安知道瞞不住了，乾脆回答：「是的。」

「你一人去，張文亞呢？」

「我不曉得他，離開咖啡店，我走我的。」

「怎麼，他沒請妳看電影，吃飯？」媽媽現在的聲腔裏有了憤怒的成分。

「有，他請過，我沒接受。」

「這孩子！」媽媽頓頓腳：「你爲什麼？」

「不爲什麼，我……我不喜歡。」

「唉！你這孩子真教媽媽操心。」媽媽接着又連連嘆兩口氣，呆坐一會，站了起來，說：「睡吧，明天再談。」

安安忽然覺得對媽媽也無限同情起來，沒等她老人家走出房門，她低喚了一聲。

「什麼事，安安？」

「啊，這……沒什麼。」安安本想告訴媽媽如果張文亞真對她專心專意，他還可以再向她請求一次約會，但一轉念，又覺得她不能透露這個心事。

聽清楚媽媽沉重的腳步聲終止於最後一級樓梯了，安安躺了下來，隨手關了床頭電燈，對自己說了一句：「管他，我急什麼？」

時鐘正好在這時候敲起十二點。

關 鍵

依依忽然憑空的說了一句話：「小珍，我好後悔。」

「後悔什麼？」我隨口問。

「後悔跟你哥哥結婚。」

我吃了一驚。前面很擠，我顧着開車，不敢分心和她討論這問題，但我仍然會立

立